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纪德集 03 李玉民 编选

# 梵蒂冈的地窖

〔法国〕安德烈·纪德 著 陈筱卿 李玉民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纪德集 李玉民 编选

# 梵蒂冈的地窖

[法国] 安德烈·纪德 著 陈筱卿 李玉民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梵蒂冈的地窖 / (法) 纪德著; 陈筱卿, 李玉民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1

ISBN 978-7-5426-5410-6

I. ①梵… II. ①纪… ②陈…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1573 号

## 梵蒂冈的地窖

---

著 者 / [法国] 安德烈·纪德

译 者 / 陈筱卿 李玉民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王兰英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08 千字

印 张 / 25.25

---

ISBN 978-7-5426-5410-6/I·1092

定 价: 39.80 元

##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丹 飞 史忠义 宁 璞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黄 韬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闫富斌

##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

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

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 译本序：纪德是个不可替代的榜样

李玉民

在二十世纪法国作家中，若论哪一位最活跃，最独特，最重要，最喜欢颠覆，最爱惹是生非，最复杂，最多变，从而也最难捉摸，那么几乎可以肯定，非安德烈·纪德莫属。纪德的一生及其作品所构成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的迷宫。这座迷宫迷惑了多少评论家，甚至迷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长达三十余年。

这里顺便翻一翻诺贝尔文学奖这本老账，只为从一个侧面说明纪德为人和为文的复杂性，在他的迷宫里迷途不足为奇。比对一下法国两位文学大师，罗曼·罗兰（1866—1944）和安德烈·纪德（1869—1951），就多少能看出诺奖评委们的疑虑与尴尬。两位作家生卒年代相近，都以等身的著作享誉文坛，虽不好说纪德的分量更重，至少也算是等量齐名。然而，罗曼·罗兰于1915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纪德却还要等到三十二年之后，直至1947年，在他七十八岁的高龄，才荣获这一迟来的奖项，是因其“内容广博和艺术意味深长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以锐敏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

获奖评语涉及的这些作品，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都已经问世，受到广泛注意，主要有先锋派讽刺小说《帕吕德》（1895）、散文诗《人间食粮》（1897）、冲击传统道德的记述体小说《背



德者》(1902)、日记体小说《窄门》(1909)、傻剧《梵蒂冈的地窖》(1914)、日记体小说《田园交响曲》(1919)、前所未见的结构革命的创新小说《伪币制造者》(1926)、自传《如果种子不死》(1926)……至此，他的“文坛王子”的地位已经确立，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中所提到的作品，也都早已问世。可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还要花上二十多年时间，才写出这样一段评语，总算稍微摸清了纪德的路数。

按照通常的办法，以定格、定式、定型的尺度去衡量，给一个作家下定论，用在纪德身上显然不合适。纪德的一生及其作品，正如他本人所描绘的，就好像变幻莫测的大海：

没有定形的大海……惊涛骇浪向前推涌，波涛前后相随，轮番掀起同一处海水，却几乎没有使其推移。只有波涛的形状在运行，海水由一道波浪涌起，随即脱离，从不逐浪而去。每个浪头只有瞬间掀动同一处海水，随即穿越而过，抛下那处海水，继续前进。我的灵魂啊！千万不要依恋任何一种思想！将你每个思想抛给海风吹走吧，绝不要带进天国。

大海的这种动势、变势，可以说贯穿纪德的一生及其全部作品。抓住瞬间的定形来论述纪德，那么在下一个瞬间，就必定会被抛到后面。因此，研读纪德的作品，就应该顺其势而动，顺其势而变，亦步亦趋，如影随形；这样才有可能辨认纪德错综复杂、变幻不定的足迹，摸清他那迷宫一般的思路。

让我们抱着纪德生活与写作的姿态，来阅读纪德的作品吧。

《帕吕德》写于1894年10月，是纪德第一部重要作品，于次

年出版，标志着作家纪德的诞生。在这前前后后，青年纪德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纪德出身于清教徒家庭，从小受到母亲严格的管教，酿成他的叛逆性格。纪德自道：“我的青春一片黑暗，没有尝过大地的盐，也没有尝过大海的盐。”纪德没有尝到欢乐，青春就倏忽而逝，这是他要摆脱家庭和传统的第一动因：“我憎恨家庭！那是封闭的窝，关闭的门户！”有母亲在，他既不能真正脱离家庭，也不能同他所爱的表姐玛德莱娜结婚，只好频频出行，游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帕吕德》就是他旅居瑞士时，在孤寂中写成的。

1895年，《帕吕德》出版这年，又发生一件大事，纪德的母亲去世。纪德时年二十六岁，终于实现他母亲一直反对的婚姻。他生活的最大羁绊消失了，思想上又接受了尼采主义的影响，全面扬弃传统的道德观念，宣扬并追求前人所不敢想的独立与自由，于是写出了他的第二部重要作品：《人间食粮》。这是他过了青春期焕发的第二个青春，而这久埋多滋润的青春激情，一直陪伴纪德走完一生，也贯穿他创作的始终。《人间食粮》被誉为“不安的一代人的《圣经》”，是纪德宣泄青春激情、追求快乐的宣言书。这部散文诗充斥着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冲动，记录了本能追求快乐时那种冲动的原生状态；而这种原生状态的冲动，给人以原生的质感，具有粗糙、自然、天真、鲜活特性，得到青年一代的认同。著名作家莫洛亚就指出：“那么多青少年对《人间食粮》都狂热地崇拜，这种崇拜远远超过文学趣味。”

《帕吕德》就是纪德在生活 and 思想发生剧变的这一时期写出来的。这是一本既迷人又奇特的书，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娜塔丽·萨洛特、克洛德·西蒙，以及罗兰·巴特，都把《帕吕德》

视为现代派文学的开山之作，预告了五十年后兴起的“怀疑时代”和“反小说时期”。贯穿全书的独特的幽默，暗讽当时的生活百态和文坛现象。那片沼泽地象征他的家庭，也直指当时的社会。遵循传统道德的世人，伪造生活还以“完人”自居，演绎着最荒谬的悲剧。当时活跃在文坛的两大流派，象征主义诗人如马拉美等，完全“背向生活”，而天主教派作家，又以一种宗教的情绪憎恨人生，更多的无聊文人则身负使命，极为掩饰生活。总之，在纪德看来，恪守既定人生准则的世人，无不生活在虚假之中。

纪德的文学创作自《帕吕德》始，就坚决摒弃“共同的规则”，绝不重复自己，更不会走上别人的老路，不写别人已写出或者能写出的作品。因此，他的每部新作，都与世上已有的作品，与他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他的许多作品，甚至模糊了体裁的界限，究竟是随笔、散文、诗歌、小说、叙事，还是别的什么，让批评家无法分类，傻剧又是小说，不伦不类。《帕吕德》结构巧妙，自成循环，叙述的多视角、空间的立体和层次感，都是前所未见，尤其“戏中戏”“景中景”，作者自由往来于现实与虚构之间。这种小说套小说复杂而奇妙的结构，是小说创作的一次革命，到后来他称之为唯一小说的《伪币制造者》，更是发展到极致。像《帕吕德》这样结构的一部作品，是可能写成好几本书的总和。

纪德的第三部重要作品《背德者》出版之后，有一个短篇《浪子归来》值得注意，篇幅很短，但是寓意颇深，几场对话充满禅机。浪子回到父母身边，并非痛悔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他还鼓励并帮助小弟离家出走，则别有深意。细细品读，可以进一步认识纪德思想的复杂性。阿尔贝·加缪看了纪德的《浪子归来》，觉得尽善尽美，立即动手改编成剧本，由他执导的劳工剧团搬上舞台。

以《田园交响曲》为终篇，同《背德者》《窄门》组成的三部曲，从1902年至1919年，历时十七载，记述了追求快乐和幸福的历程，但也是追求快乐和幸福的痛苦历程。在三部曲中，《田园交响曲》篇幅最短，却获得了巨大成功，持续一版再版。截至作者去世时，已发行上百万册，还被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在法国和日本分别拍成电影。

《田园交响曲》同另外两部小说一样，是寻求生活快乐而酿成的悲剧。故事情节不复杂：一名乡村牧师出于慈悲，不顾妻子的反对，收养一个成为孤儿的盲女，不仅对她关心备至，还极力启发她的心智，引导她逐渐脱离蒙昧状态，领略她看不见的美妙世界。然而，牧师从慈悲之心出发，一步步堕入情网，给妻子儿女造成极大痛苦，却又不肯面对现实，只是一味拿基督教教义为他对盲女的炽烈感情开脱，认为没有任何违禁的成分：“我遍读《福音书》，也没有找到戒律、威胁、禁令……这些都出自圣保罗之口，在基督的话中却找不到。”盲女错把感激之情当成爱情，可是她治好了眼睛才看清，她爱的是儿子雅克而不是于她有恩的父亲；她也看清这种爱无异于犯罪，会给收养她的一家人带来痛苦和不幸。于是，她别无选择，唯求一死，假借采花之机故意落水……

纪德认为，在人生的道路上，最可靠的向导，就是自己的欲望：“心系四方，无处不家，总受欲望的驱使，走向新的境地……”他那不知疲倦的好奇心化为生生不息的欲望，他同欲望结为终身伴侣。他一生摆脱或放弃了多少东西，包括家庭、友谊、爱情、信念、荣名、地位……独独割舍不掉欲望。一种欲望满足，又萌生新的欲望，“层出不穷地转生”。他行进在旅途上，首先不是寻找歇脚的客店，而是干渴和饥饿感；他也不是奔向哪个目的地，而是前往

新的境界：“下一片绿洲更美”，永远是下一个，要见识更美、更新奇的事物，寻求更大的快乐。直到去世的前一个月，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纪德，还在安排去摩洛哥的旅行计划，可见他的旅途同他的目的地之间，隔着他的整整一生。他随心所欲，究竟要把读他的人带到哪里呢？读者要抵达他的理想，他的终极目的，就必须跟随他走完一生。

《忒修斯》是纪德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是他文学创作的终结之篇，于1946年在纽约首次出版。从《帕吕德》到《忒修斯》，这一开一合，一放一收，横跨半个多世纪，我们可以看出，纪德的文学创作组成一个大循环，终点又回到起点，而每部重要作品又自成一个循环：《帕吕德》《人间食粮》、追求快乐和幸福的三部曲、《伪币制造者》……直到《忒修斯》，莫不如此。在《帕吕德》中，作者与书中人物于贝尔讨论《帕吕德》的写作，就提出一种“蛋”的概念：

一首诗存在的理由、它的特性、它的由来，难道你就始终一窍不通吗？一本书……对，一本书，于贝尔，像一只蛋那样，封闭、充实而光滑。塞不进去任何东西，连一根大头针也不成，除非硬往里插，那么蛋的形态也就遭到破坏。

……蛋不是装满的，生下来就是满的……况且，《帕吕德》已经如此了……这里我守着，因为没有任何人；全排除掉了，我才选了一个题目，就是《帕吕德》，因为我确信没有一个人会困顿到这份儿上，非得到我的土地上来干活；这个意思，我就是试图用这句话来表达：“我是蒂提尔，孤单一人。”

“蛋生下来就是满的”，“塞不进去任何东西”，这是纪德的创作原则，也是生活态度与众最大的不同。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内涵却极其丰富，而且成为纪德终生的坚守：“这里我守着。”参照萨特悼念纪德文章中的一句话，就容易理解了：

“他为我们经历了一种生活，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便能重新体验到。……纪德是个不可替代的榜样，因为他选择了变成他自身的真理。”

换言之，纪德原原本本经历了（包括心灵的行为）他在作品中讲述的生活；同样，他的作品也原原本本讲述了他所经历（包括心灵的轨迹）的生活。没有作弊，也没有美饰。通过他的作品回顾他的一生，还是用他的一生检验他的作品，两者都达到了惊人的重合。这便是“他选择了变成他自身的真理”的结果。这句话所包含的两层意思，一是认定并选择一生的真理，二是以终生实践变成自己认定的人，纪德都圆满实现了，正如他在《忒修斯》结尾所讲的：“我的命运圆满完成。我身后留下了雅典城。……我的思想会永生永世住在这里。”

然而，纪德的思想 and 行为充满矛盾，充满变数，他自己也承认：“我是个充满对话的人；我内心的一切都在争论，相互辩驳。”“复杂性，我根本不去追寻，它就在我的内心。”明知自身的这种特性，又如何把握自己的一生，“选择了变成他自身的真理”呢？以常理看来，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不可能硬是变成了可能，纪德因而成为独一无二的人。

多样性原本是人类一种深厚的天性，长期受到社会的各种规则、传统习俗的遏制。没有了上帝，人要做真实的自我，选择存在的方式，就省了无限可能性。这种生活的复杂与他内心的复杂

一拍即合。纪德在构思《帕吕德》的时候，就在《日记》中明确表示：“不应该选定一种而丧失其余的一切可能，要时刻迎候我内心的任何欲望，抓住生活的所有机遇。”纪德自焕发第二个青春起，就给自己定下了人生准则，就是拒绝任何准则。正是由这种内心的复杂所决定，纪德面对生活的复杂无须选择，仅仅从欲而为，一一尝试自己的欲望。

上帝死了，人完全获取了自由，取代了上帝空出来的位置，虽然不能全能，却能以全欲来达到上帝全能的高度，无愧于争得的自由。可见，纪德就是从这样的高度，一劳永逸地确定了自己的一生和讲述这一生的创作，形象地提出了“蛋”的概念。“蛋生下来就是满的”，里面装的正是他本人的全欲。这就意味着他这一生，一生的创作，完全以自己的激情、欲望为导向，不放过任何可能性，永远探索，永远冒险。

全欲，就意味着全方位地体验人生，全方位地思索探求，在追求快乐和幸福的同时，也不惜品尝辛酸和苦涩、失望和惨痛。

全欲，就意味着不专，不忠，不定。不专于一种欲望，不忠于一种生存状态，不定于一种自我的形象。

而且，与这种全欲的生活姿态相呼应，纪德的文学创作也不选定一个方向，要同时朝各个方向发展；从而保留所有创作源泉，维护完全的创作自由。全方位的生活姿态，同多方向的创作理念，就这样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为了充分掌握人生的全部真实，纪德就进入生存的各种形态，不能身体力行的，就由作品的人物去延伸，替他将所能有的欲望推向极致。

纪德的文学创作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那些相反相成、迥然不同的作品，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虽有先后，但大多数是同时酝酿

构思的，和他一劳永逸地确定自己的一生同步进行。大约在写《帕吕德》《人间食粮》的同期，纪德的文学创作就有一个总体的设想。就拿他的终结之篇《忒修斯》为例，早在四十年前就定了题目，开始酝酿了。他在《评希腊神话》（1919）一文中，就指出他如何重新表述他最看重的神话传说。四十年后写出来的《忒修斯》，成为一部遗嘱式的作品，读者通过雅典城的创建者忒修斯的人生旅程，可以追寻年已七十六岁高龄的纪德所留下的足迹。

如果说《帕吕德》是纪德文学创作的一个提纲，包含后来众多作品的发端思想，那么所有这些主题，又一股脑儿地出现在《忒修斯》中，就好像夕照的绚丽彩霞，辉映着旭日的灿烂光芒。色调也十分相近：略带调侃的幽默。纪德到了晚年，在《忒修斯》里回顾一生的时候，还难以掩饰二十几岁时的激情：“我就是风，就是波涛。我就是草木，就是飞鸟……我在抚摩女人之前，就已抚摩了果实、小树的嫩皮、海边的光滑石子、狗和马的皮毛。见到潘神、宙斯或忒提斯向我展示的一切美妙的东西，我都会勃起。”纪德借忒修斯之口，强调了他始终保持的冒险精神：“我要安全干什么！我嚷道，要平坦的道路干什么！毫无荣耀的那种安逸，还有舒适、懒惰，我都嗤之以鼻。”他前往雅典，不走安全的海路，偏要绕远，取道凶险的陆路，以考验自己的勇敢。他从大地彻底清除了不少暴君、强盗和魔怪，还廓清了天空，“以便让人额头不要垂得那么低，不要那么惧怕意外的事件”。

忒修斯的壮举之一，就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克里特岛迷宫，杀死牛头怪弥诺陶洛斯，一举把希腊从被迫每年进贡七个童男和七个童女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纪德在重新表述这一著名的神话故事的过程中，融入了他先前作品的许多主题，如使命感，进取精神，



强烈的好奇心，在满足欲望中寻求快乐等，尤其是命运、永生这样人类的大题目。代达罗斯所讲的话，集中表达了忒修斯应走的路：

“你要创建雅典，让那里确立精神的统治。因此，你经过激烈搏斗获胜之后，无论在迷宫里，还是在阿里阿德涅的怀抱中，都不可久留。继续往前走。要把懒惰视为背叛。直到你的命运达到尽善尽美了，才可以在死亡中寻求安歇。只有这样超越了表面的死亡，你才能由人类的认同重新创造，才能永世生存。不要停留，往前走，城邦的勇敢的统一者。继续赶路吧。”

难能可贵的是，纪德认为，有多少相互敌对的欲望和思想共处并存在我们身上，人有什么权利剥夺这种思想或那种欲念存在呢？要完完全全成为真实的自我，就必须让自身的差异和矛盾，哪怕是难于启齿的行为，都充分地表现出来，绝不可以想方设法去扼杀不协调的声音。他不是要做一个“完人”，而是要做一个“完欲”的人。

至少有两次重大的行为，并不很光彩，事先既没有压制欲望，事后也没有粉饰美化，在《忒修斯》中都坦率地讲述出来。忒修斯并不因为阿里阿德涅于他有恩，帮助他杀死牛头怪并逃出迷宫，就肯同她厮守终生。更有甚者，他不但要抛弃阿里阿德涅，还要设计拐走她妹妹淮德拉。他承认：“在女人方面，我总是喜新厌旧，这是我的优势，也是我的弱点。”他要不择手段，说干就干：“我的欲望的声音战胜了感激的和情理的各种声音。”他制订了周密的劫持计划，中途将“美丽而缠人的阿里阿德涅丢到纳克索斯岛上”，乘船同淮德拉单独回到阿提卡。忒修斯冒险去克里特，吉凶难料，他和父亲阿提卡国王埃勾斯说好，如果胜利返航，船上就挂白帆。但是他一时疏忽，挂了黑帆，埃勾斯以为他死了，伤痛之下投海